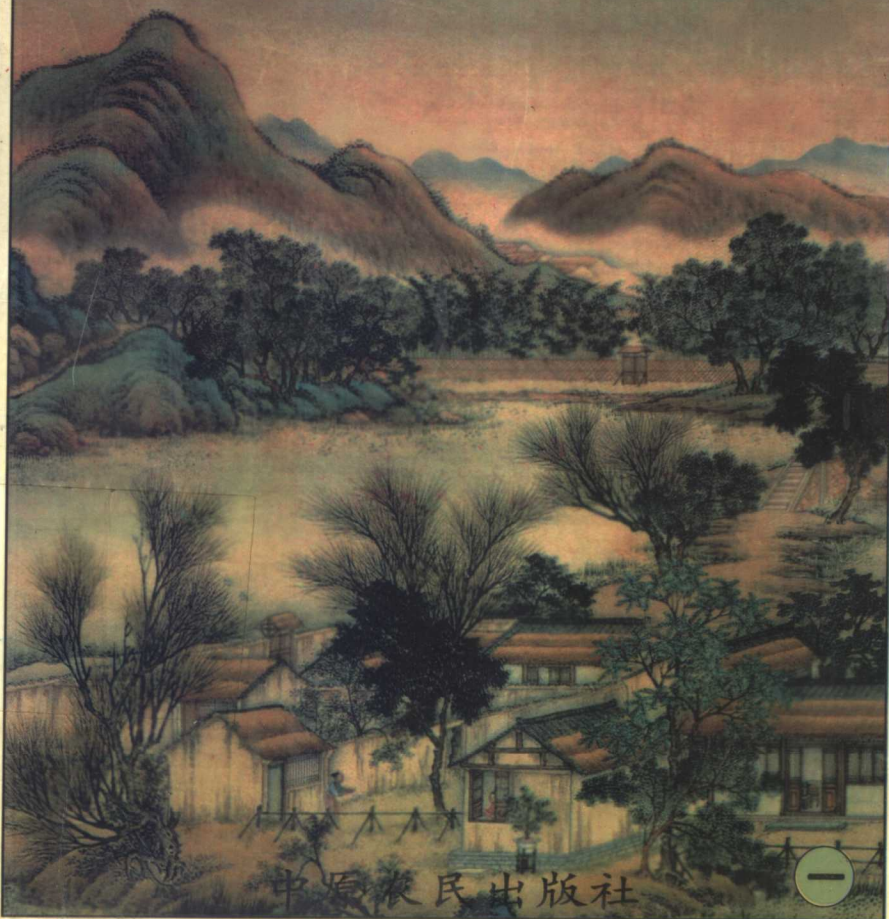


诸葛青云作品集

書劍春秋



(台湾) 诸葛青云 著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

诸葛青云作品集

书剑春秋

一

(台湾) 诸葛青云著



前 言

诸葛青云在其成名作《紫电青霜》中，塑造了名冠“武林十三奇”的诸、葛双仙，即不老神仙与冷云仙子。虽为小说中虚构人物，实乃作家本人“诸葛青云”之自比。的确，自1958年，诸葛青云涉足“江湖”，发表处女作《墨剑双英》，于次年便推出其成名作《紫电青霜》、《天心七剑荡群魔》姊妹篇，名噪“台港”，为其赢得巨大声誉，成为台湾早期武侠作家中名家中的名家，与卧龙生齐名的。60年代初，古龙刚事创作，因情节内容难脱窠臼，遂向金庸、诸葛青云“取经”，学习文采诗意，并重人物刻画，从而使古龙独辟蹊径，终成“新派”大家。

自50年代勃兴的台湾武侠小说，其名家既能融合“北派五大家”之优长，又能各出机杼，转形易胎而作。诸葛青云为其中佼佼者，作为还珠楼主的私淑弟子，他才华横溢、想象奇诡。其作品文字笔法、写景状物、人物塑造、奇禽怪兽与玄功秘艺等等颇得还珠神韵，又能创新发展，因而更能引人入胜。其珠圆玉润之优美行文，如诗如画之境物描摹，台湾无人能出其左；说到奇幻，诸葛青云虽不写飞剑侠客、神魔斗法，却另有奇妙，更具魔幻、奇异的色彩。在《紫电青霜》中，白鸚鵡不仅能作人言，且清音婉转，颇具辩才，更能与人谈诗；而以流传千古的《满江红》、《正气歌》之慷慨悲歌破邪魔的“六贼妙音”真可谓奇思妙想、别出心裁；文中“祭剑”、“三蛇生死宴”之诡怪生猛无不出人意料，使人大开眼界。不凡构思与匠心独运处，非大家不能为也。

诸葛青云善写情事，其“风流多情”直接承继于北派“言情”高手朱贞木。然而“情”到了诸葛青云手中，更显恣肆浪漫，更显风流多元。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其前期作品如《半剑一铃》、《折剑为盟》、《铁剑朱痕》、《弹剑江湖》等书，均以“剑”为名；而后的作品如《豆蔻干戈》、《玉女黄家》、《劫火红莲》、《五凤朝阳》、《红剑红楼》、《咆哮红颜》等，则皆有红粉妆点。利剑配佳人，刚健衬袅娜，摇曳多姿的人物故事，总离不开一个“情”字。或天使之爱如出水芙蓉纤尘不染，或情人之恋如火如荼灵肉合一，皆风流蕴藉，令人心仪；而温馨缱绻的少女情怀，醇香迷人的烈妇心态，以及欲壑难填的淫娃荡妇之柔肌媚骨、冶艳狎姿，更是刻画入微，纤毫毕呈。诸葛青云写有情人以“情”入手，写无情者之阴狠毒辣、狰狞恐怖也是因“情”而生。所谓荼毒生灵者也是“由情生孽”。颇得先辈佛学心法之妙。盖佛家所谓七情即指：喜、怒、忧、惧、爱、憎、欲。端的好一个“情”字了得。

同时，诸葛青云国学功底深厚，对传统文学颇具造诣。因此，能充分发挥其“文采风流”的专长，小说写得潇洒俊逸、文采斐然。像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之类中国传统文化艺术，诸葛青云总是信手拈来，挥洒自如。正惟其善写文采风流的江湖儿女私情，又满篇的诗词歌赋，才有台湾“才子佳人第一人”之誉。此与香港名家梁羽生同好，堪称台港“双璧”！

诸葛青云前后共写下 60 余部作品。时至今日，这些波澜壮阔、气韵生动的作品，仍是台湾及海外华文世界争相传阅的读物，果真应验了作家以不老神仙与冷云仙子的自况。可谓青云不老，常读常新。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 一 章 | 一介书生雕虫技
武林群雄争秘籍 | (1) |
| 第 二 章 | 百棺大会分黑白
少年英雄入江湖 | (48) |
| 第 三 章 | 啸群爱憎明事理
初遇神偷结豪杰 | (92) |
| 第 四 章 | 仗义行侠路漫漫
铁口论相点天机 | (139) |
| 第 五 章 | 泰山偶结兄弟情
井天坪内得天书 | (190) |
| 第 六 章 | 爱煞英雄诡世才
不辞孕毒若怀胎 | (238) |

第一章 一介书生雕虫技 武林群雄争秘籍

“箫声咽，秦娥梦断秦楼月，秦楼月、年年柳色，灞陵伤别！
乐游原上清秋节，咸阳古道音尘绝，音尘绝，西风残照，汉家陵
阙。”

这阙“忆秦娥”，在词坛上享有盛名，固然作词人李太白的
绝代才华，高古风致，足堪傲视百代！但长安为中国名城，自
汉以来，多朝都此，兴亡鼎革，历尽沧桑！在后代游人目内，对
于西风残照下的汉家陵阙，遂更容易引人大动思古之幽情。

如今，明月在天，夜寒似水，但咸阳古道之上，却音尘未
绝。

听，车辘辘，马萧萧。

但这车马之声，不是杜工部《兵车行》中所说的“兵车”，而
是一辆由两匹骏马拖曳的装饰华丽的轿车。

这轿车到了咸阳桥下，便自停轮不进，从车上走下一位白
发老翁，负手登桥，略为展眺，便回顾车中，含笑叫道：“珠娘，
你且下车看看，这咸阳桥，不仅景色不俗，连墨客骚人的留题
词句，也不比那灞桥为少呢！”

白发老翁语音了后，车帘微启，又走下一位风鬟雾鬓的绝
色佳人。

她姗姗举步，走上桥头，把娇躯依偎在老翁怀内，一面螭
首微抬，仰视中天月色，打了个“呵欠”，含笑说道：

“眺览眺览这咸阳古道景色，到还可以，至于桥上留题，则不看也罢！因为千载以来，出了几个李青莲？出了几个杜工部？那些酸腐诗词，徒令人入目作呕，只把古迹名胜，大加糟蹋而已！”

老翁失声笑道：“珠娘真够刻薄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珠娘便嫣然一笑，接口说道：

“我决不是刻薄！你想灞桥上题有那多诗词，又是极著名的古来送别之处，我们看遍长桥，只不过仅仅喜爱一首七言绝句。”

老翁笑道：“那首七绝句，你还能记得么？”

珠娘梨涡双现，微笑说道：

“石珠娘过目成诵，永世不忘。我若没有这点聪明，何必还与你遨游四海八荒，怀的什么雄图壮志？”

说完，便自曼声吟道：

“柳色黄于陌上尘，秋来长是翠眉颦，一弯月更黄于柳，愁煞桥南系马人。”

老翁听得抚掌赞道：

“果然不错，匆匆一目，便能成诵，珠娘委实是绝代聪明，也只有仗恃你这种旷世天才，才出得了我们憋在心头的那口闷气。”

珠娘似乎微怯夜寒，把所披斗篷，掩紧了些，向老翁娇笑说道：

“风清月冷，浊流呜咽，你不觉得这咸阳桥上的夜色虽美，却嫌过分凄凉……”

老翁接口笑道：

“山川景色，每因人心境而异，你住惯了琼楼玉宇，看惯了

画栋雕梁，吃惯了山珍海味，穿惯了锦绣衣裳，如今面对这淡月疏星浊流萤火的清幽夜色，自然难免有凄凉之感。”

珠娘柳眉微蹙，白了老翁一眼，佯嗔说道：

“你这人不要话中带刺，难道以为我还迷恋那秦淮河畔的纸醉金迷，灯红酒绿？”

老翁笑道：

“我不是这意思，只是认为你脱离那种环境未久，对目前恬淡生活，可能还有些不太习惯。”

珠娘点头笑道：

“你这样说就对了，我虽然与你一见生情，立愿偕游天下，但由极绚烂中，归诸平静，总要有段时间，才能完全适应的呢！”

老翁双眉一扬，得意笑道：

“多少达官巨绅，王孙显宦，在秦淮河畔争掷缠头，都无法获得珠娘青睐。只有我前修福慧，独占花魁，从此后到处登临山川生色。”

珠娘听得妙目中情思无限地斜睨这白发老翁，嫣然一笑，低声吟道：

“妾本青楼落溷人，君是五陵……”

老翁忽然以目示并微咳一声，打断了珠娘话头，呵呵大笑说道：

“我们之间，虽然前生缘定，但红颜配白发，牛粪插鲜花，你总是大为委屈的了。”

珠娘灵机忽动，双扬柳眉，含笑说道：“你这‘牛粪插鲜花’之语，是大好诗题，我想……”

老翁笑道：“你想什么？想做诗还是想填词？眼前无纸无

笔。”

珠娘接口笑道：“谁说无笔？我怀中现有描眉黛笔。”

老翁轩眉笑道：

“黛笔题诗，倒是极为香艳有趣，但纸儿又向哪里去找？”

珠娘微笑说道：“你怀中不是像宝贝似地藏着一本书儿？且借我一用，让我把诗句写在书眉之上。”

老翁摇头笑道：“不行，我这本书儿，没有书眉。”

珠娘佯嗔说道：“哪有书上无眉之理？难道你这本书上，整个都印满了字吗？”

老翁失声笑道：“你恰恰猜反，我这本书上，连一个字都没有。”

珠娘颇为不悦地，瞪了老翁一眼，皱眉嗔道：

“你简直胡说，没有字还能叫做书么？”

老翁笑道：“你要不信，我就给你见识见识。”

一面说话，一面自怀中取出一本书儿，颇为郑重地，双手捧向珠娘，并似感慨无穷地，长叹说道：

“这真是一本旷古奇书，可惜我年老花甲，两鬓如霜。你又弱不禁风，娇柔无力，否则……”

话方至此，在咸阳桥下突然宛若电掣风驰般窜上了一条人影。

珠娘惊得花容失色，“哎呀”一声，像只小鸟般，把娇躯投入老翁怀内。

老翁比较镇定，一面抱着珠娘，一面面向咸阳桥下，站在自己面前的一位须发斑白，满面喜色的驼背老人，发话问道：

“尊驾是谁？”

这位驼背老人，微抱双拳，含笑说道：“我是当世武林之

内，追寻阁下的无数人其中之一。”

老翁愕然问道：“当世武林之中，有无数人在找我？”

珠娘一来惊魂稍定，二来见那驼背老人，满面笑容，一团正气。遂大着胆儿，从老翁怀内站直身形，也自蹙眉问道：

“你是说有很多人在找他么？”

驼背老人点头笑道：“这很多人中，包括当世武林的各门各派名家，以及震慑乾坤的‘八大高手’。”

老翁问道：“什么叫‘八大高手’？”

驼背老人应声答道：“陇右神驼关东狂、大漠金雕阴山蛇、昆仑竹剑大头蛆、南荒鸪婆勾漏独。”

珠娘听得“嗤”然一笑说道：“这算是什么诗儿？平仄不调，音韵不协……”

驼背老人笑道：“这不是诗儿，这是八位旷代武林高手的成名外号。”

老翁皱眉说道：“我们不大懂江湖术语，尊驾可否讲得详尽一些？”

驼背老人点头笑道：

“好！我把这八人名号说出，他们是：‘陇右神驼’皇甫正、‘关东狂客’宇文苍、‘大漠金雕’轩辕亮、‘阴山蛇叟’呼延光、‘竹剑先生’西门远、‘银猬鬼见愁、大头蛆王’东郭斌、‘南荒鸪婆’端木玖及‘勾漏独夫’欧阳彝。”

珠娘“咦”了一声，微笑说道：

“奇怪，这八个所谓武林高手，怎么都是双姓？”

“天下之大，奇巧事儿太多，否则我又怎会在这咸阳桥上，误打误撞地遇见了渴欲相寻人物。”

老翁手捻银须，缓缓问道：

“从尊驾语气中听来，大概就是当世武林八大高手中的‘陇右神驼’皇甫大侠？”

驼背老人欠身笑道：“多承葛老先生见誉，在下正是皇甫正。”

老翁失惊问道：“皇甫大侠与我素昧生平，怎知贱姓？”

“陇右神驼”皇甫正双眉一挑，哈哈大笑说道：

“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何人不识君？我不但知道阁下是葛文钦葛老先生，并知道尊宠就是名震江南的秦淮诗……女石珠娘呢！”

葛文钦见这“陇右神驼”皇甫正因觉“秦淮诗妓”之语，有些对人失敬，竟能在仓促以下，改称“诗女”，不禁暗暗点头，含笑问道：

“皇甫大侠究竟找我何事？”

皇甫正拱手笑道：

“在下闻得葛老先生藏有一本奇书。”

葛文钦见这“陇右神驼”皇甫正，向自己说话之时，两道炯炯目光，却盯在珠娘手上！遂知无法隐瞒，只得皱眉问道：

“皇甫大侠所指，是不是这本无字奇书？”

皇甫正点了点头，目光灿如冷电般地，在葛文钦及石珠娘的身上，扫来扫去。

石珠娘这时方展开手中那本古色盎然小书，只见书签上写着“无字天书”四个铁线篆字。

她把书翻开，见果然每面均是白纸，遂柳眉微扬地，向“陇右神驼”皇甫正，含笑说道：

“皇甫老先生，这本‘无字天书’，名副其实，书内毫无一字，你要它干什么呢？”

皇甫正笑道：

“这本‘无字天书’，在贤夫妇如此文翁诗女手中，果然毫无所用，但在武林人物眼内却无殊旷代奇珍。”

珠娘笑道：

“皇甫老先生，你能否说出此书的珍奇所在？”

皇甫正点头说道：

“这是数百年前两位武功绝代的‘无相禅师’与‘无为真人’合著，用秘法书写的一册奇书！其上载有十三种神奇武学，俱都妙参造化，倘能获得此书，设法现出书上字迹，悉心苦研，则三数年间，便可傲视江湖，无敌天下。”

葛文钦“哦”了声，晒然笑道：

“皇甫大侠就是为了要傲视江湖，无敌天下，遂想从我夫妇手中，强夺此书。”

“陇右神驼”皇甫正闻言，双目张处，神光电射地，发出一阵慑人心魂的纵声狂笑。

石珠娘蹙眉不悦问道：

“皇甫老先生，你怎么笑得这样狂法？”

皇甫正笑声一收，正色说道：

“我笑的是葛先生毕竟是位文人雅士，不懂得豪侠胸襟，太轻看了我这‘陇右神驼’四字。”

葛文钦讶然问道：“我何时轻看你了？”

皇甫正微笑道：

“在下一身武学，虽不敢自诩为冠冕当今，但截至目前，四海八荒之间，尚未曾出现能赢我一招半式的任何更高好手？我又何必要倚仗你这本‘无字天书’，来傲视江湖，无敌天下。”

葛文钦莫名其妙地，继续问道：

“既然如此，你为何还想夺取……”

皇甫正连连摇手，截断葛文钦的话头，含笑说道：

“葛老先生，请你将这‘夺取’二字，赶快收回，皇甫正生平，决不妄取一物，我此来用意，只想说服葛老先生，把那本‘无字天书’见赠。”

石珠娘听得有趣，向皇甫正含笑问道：

“他整日抱着这本‘无字天书’，爱逾性命一般，你怎能说服他肯甘心情愿地送给你呢？”

皇甫正眉宇间满含自信地，点头笑道：

“我想应该能够，因为我有三大理由。”

葛文钦微笑道：“我愿意听听你这三大理由。”

皇甫正屈指道：

“第一点理由为我自己的名头威望，第二点理由是为了武林祸福，第三点理由却是为了你们夫妇的安危。”

石珠娘笑道：

“妙极、妙极，皇甫老先生真不愧当今大侠，你在三点理由之中，居然还有一点是为了我们着想。”

皇甫正笑道：

“我先解释第一点理由，因为我如今功力绝世，虽无需再复研这‘无字天书’，但若听任其落入他人手中，则此人艺业一成，必高出我上。”

葛文钦点头道：

“这话倒也坦白真诚，言之成理。”

皇甫正继续说道：

“倘若这‘无字天书’，落在正派人物手中，倒无大碍，只怕

被穷凶极恶之徒取去，练成神功，无人能制，岂非助纣为虐，不知将流祸多大？”

葛文钦听得微笑说道：

“皇甫大侠这第二点理由，确是一片仁人侠士之心，但不知最后一点理由，怎会关系到我夫妇的安危之上？”

皇甫正目光微注葛文钦，含笑答道：

“葛老先生是饱学之士，应知‘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’！你们带着这本足启江湖人物万众覬觐的‘无字天书’，遨游天下，万一被那些杀人不眨眼的魑魅魍魉寻得，岂非难免有刀光血雨的意外飞灾？”

石珠娘扬眉娇笑说道：

“皇甫老先生真替我们想得周到，但我们若把这‘无字天书’，双手奉赠，岂不等于是将飞灾奇祸，转移到你的身上？”

皇甫正摇头笑道：

“我不怕什么灾祸，因为一来那些江湖鬼蜮，找我较难。二来我身怀绝世神功，便找到我时，也无非是飞蛾扑灯，自寻死路而已。”

石珠娘微笑说道：

“皇甫老先生，你口口声声说你身怀绝世神功，不知能否使我们开开眼界，见识一下所谓‘绝世神功’，究竟有多么动地惊天的精奇灵妙？”

皇甫正闻言，目光一转，点头笑道：

“贤夫妇说得也对，我就施展一桩绝世神功，给你们看看便了。”

话完，走下咸阳桥，双手捧起一方足有数百斤重巨石，便往桥下奔腾澎湃的浊流之中，飘身纵去。

葛文钦与石珠娘见状，方自失声惊呼，却见这位“陇右神驼”皇甫正，业已安然举足，一步一步地，横渡长河，把波涛滚滚的奔腾浊流，当做了平坦易行的康庄大道。

皇甫正走到对岸，哈哈一笑，身形展处，宛如潜蛟出海，鹰隼升空般，斜纵起四五丈高，再复略一屈伸转侧，便即飞上桥头，在葛文钦、石珠娘面前数尺之处，飘然落地。

石珠娘“哎呀”一声，指着皇甫正的微湿足踝，向葛文钦扬眉笑道：

“古人只有抱石沉沙，这位皇甫大侠却是捧石渡水，而且水痕仅仅湿至足踝，真了不起呢！”

皇甫正闻言双手一松，手中数百斤巨石居然全化作飘飘石粉，向石珠娘含笑说道：

“水痕至踝，并不为奇，倘若手中无石，或是水面无波，则仅可湿鞋底，连鞋帮上都不会带有半丝水渍。”

石珠娘柳眉一轩，娇笑问道：

“这叫做什么功夫？”

“陇右神驼”皇甫正微笑答道：

“去时叫做‘捧石踏波’，来时叫做‘挟山超海’，至于把大石弄成碎粉之举，则叫做‘五行神拳’！前两种是极上乘的轻功身法，后一种是性命交修的内力玄功。”

石珠娘笑道：

“锻炼这种功夫，定然要有秘诀。”

皇甫正点头说道：

“不仅要有真传秘诀，更要有艰苦卓绝的毅力恒心，朝夕苦参，寒暑不懈……”

石珠娘不等皇甫正话完，便即接口道：

“皇甫大侠，你能不能把这练功秘诀，说来给我听听？”

皇甫正对这位曾经名噪一时的秦淮名妓，深深看了几眼，朗声笑道：

“夫人虽然灵心慧质，可惜年龄已长，后天孱弱，不是我道中人，何况练功秘诀，繁复艰难，一时也记不住呢！”

石珠娘哂然笑道：

“谁想记住？我只是好奇动问，说与不说，全由皇甫大侠自主。”

皇甫正听她这样说法，遂把“捧石凌波”、“挟山超海”，及“五行神掌”等三种绝世武学的练功秘诀，毫无所隐地，向石珠娘细说一遍。

石珠娘静静听完，点头笑道：

“原来锻炼武功如此艰难？则这本‘无字天书’，慢说只是毫无字迹的几页白纸，便算当真是载有十三种绝技神功，又有什么用处？”

说到此处，目注“陇右神驼”皇甫正，继续笑道：

“既然皇甫大侠为此书苦苦追寻，适才又列举了三项可以讲得过去的相当理由，我便把这‘无字天书’，送给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葛文钦便自皱眉叫道：

“珠娘，不要莽撞，我们再考虑……”

石珠娘也不等他话完，便把手中那本“无字天书”，抛向“陇右神驼”皇甫正，再复螭首微偏，向葛文钦娇笑说道：

“你不要舍不得了，皇甫大侠说得极对，‘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’，我们既然打算到处遨游，将彭蠡烟、峨眉月、巫山云、潇湘雨等天下万象，一齐收诸眼底，则何必还把这本只有笨蛋傻瓜才当做宝贝的所谓‘无字天书’，带在身边，平白招灾惹

祸，添烦扫兴？”

葛文钦看着“陇右神驼”皇甫正手中那本“无字天书”，长叹一声，皱眉不语。

皇甫正有些过意不去，双眉连轩，忽似下了极大决心，自怀中取出一粒朱蜡丸，递向葛文钦道：

“葛老先生，这是当世之中，绝无仅有的一粒‘七宝续命丹’功能还魂续命，起死回生，解救任何重伤奇毒，及膏肓重病。皇甫正承赠奇书，无以为报，只好用这粒灵丹妙药，聊代琼瑶，敬请贤夫妇笑纳了吧！”

话完，把“七宝续命丹”递在葛文钦的手中，身形微转，便已飘出数丈。

葛文钦忽然高声叫道：

“皇甫大侠，请留贵步。”

陇右神驼皇甫正闻声止步，一面转身走回，一面目光如电地，轩眉狂笑说道：

“葛老先生，你莫非有不舍之意？皇甫正以‘正’为名，生平决不妄取，愿将这‘无字天书’，完璧归赵。”

语音一了，刚待探怀取书，葛文钦却连摇手地，含笑说道：

“皇甫大侠请勿误会，这本‘无字天书’，既已由珠娘脱手相赠，如今哪有不舍索还之理？葛文钦请皇甫大侠暂留贵步，只是有一事相求。”

皇甫正“哦”了一声，点头笑道：

“葛老先生尽管请讲，纵是赴汤蹈火之事，皇甫正也必毫不推辞地，替你办到。”

葛文钦微叹说道：

“那本‘无字书’，虽被我珍藏多年，但空自用尽方法探求，